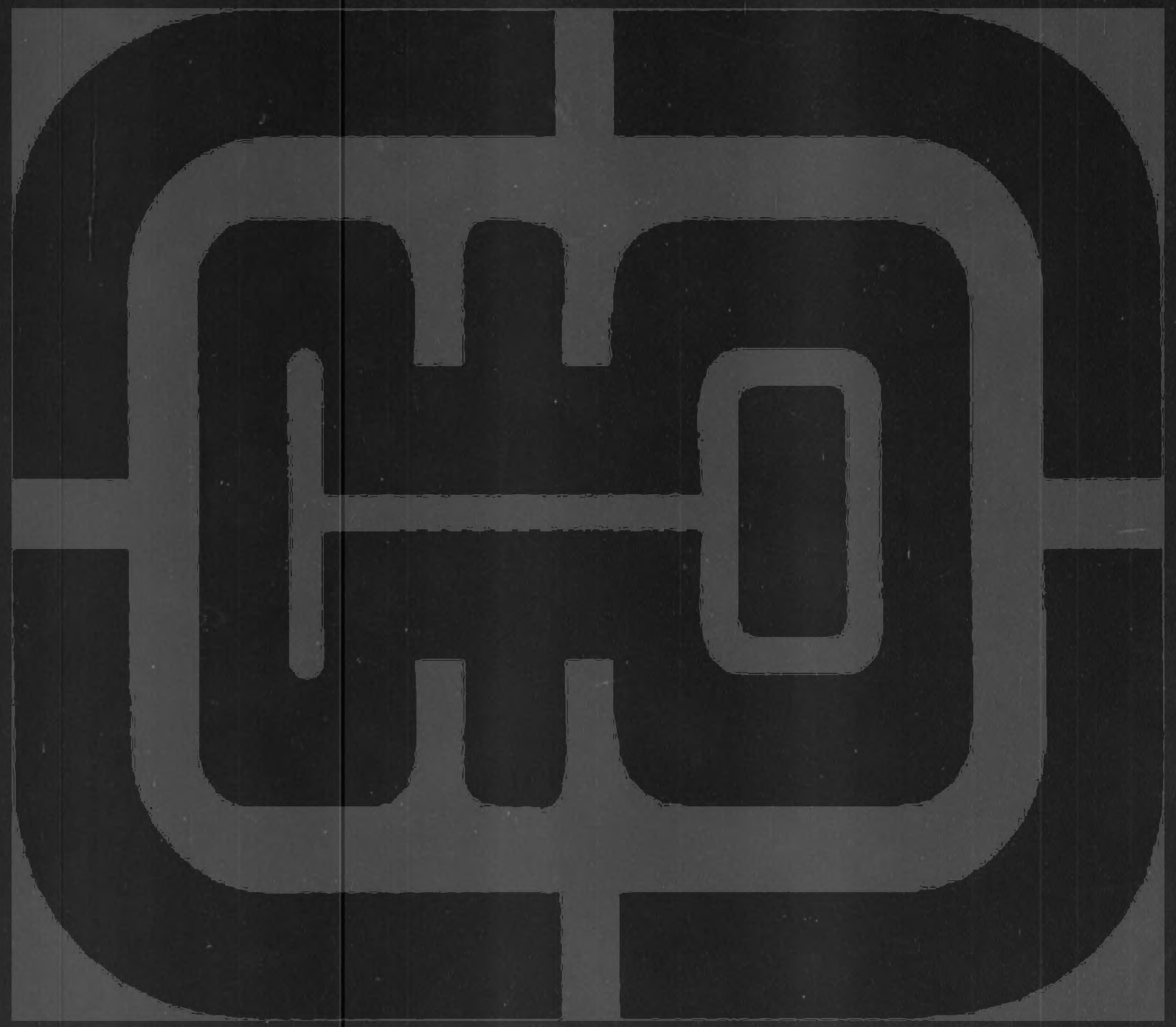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論事諫爭論列指切時病

歐陽文忠公

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察臣愚戇四字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親一作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一作罷黜又作而罷天下之士皆共一作素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四字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審一作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
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二作二求瑕惟有指
以爲朋六字一作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一無此二字
大臣已被主知二字一作知遇而蒙信任一有二字一作者字則難則不可
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二字一作是人主之所惡必須此
語一作故此說須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 陛下聖恩
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十四字一作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彌與仲淹荷
陛下一無此三字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六字一作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二無此字臣請試辨之

四字一作試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議一論作聞於中外天
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
年一作日 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
不爲朋黨也八字一作可以辨也蓋杜一無此字衍爲人清慎而謹守
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彌則
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同一作皆歸於盡忠
而其所見各異於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十字一作故於議事多不
相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一作力爭而寬之
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則一無此料以
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又一作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

及爭水落（一作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一有爲字）彰著　陛下素所（一作已）知者此四臣（一作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一無此字）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一無此二字）眞得漢史所謂忠臣（一有有字）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夫（夫字一作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一作所）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　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　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　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　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

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作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彌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彌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彌等蒙陛下堅意委任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作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作買和莫大之辱彌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彌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二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

所以一有以字爲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彌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一無此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作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誠惟陛下擇之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外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

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　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　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一作皆由　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

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下哉使　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　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　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　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　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　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　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　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　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

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　陛下者也　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傚下愎戾之臣也　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　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　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　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　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非盡以往咎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一作壅聽不一作壅聽妄究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獨一作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

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　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

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　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禍）後之亂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

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宗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論水災疏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　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犇走滃浸杜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　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

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　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　陛下鄂王豫王皆仕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　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旦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

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有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　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　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　陛下服藥于內一無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　陛下之德厚愛　陛下之意深故爲　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　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　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　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　之盛爲　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一作望　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

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
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
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
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
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
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
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
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
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
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　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

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　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
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
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
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　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
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
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　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
消彌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書曰悉心以
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
應詔爲　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繙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飾姦言好（一作善）爲陰謀以陷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毀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是矣　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　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

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料　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臣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作使字　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文已熟于聖聽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一有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令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　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喧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德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願聖聽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繹紳公正一作

議之論一作說 早一作速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 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 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

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　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　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　陛下荷　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

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字爲士者常節以養成善士伏見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下爲拯惜名節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廷朝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爲者

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一作媮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　上聽上賴　陛下至聖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練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　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　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

似於（一無此字下同）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

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　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　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　朝廷

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　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　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

者未及見聽而愁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時諫人
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
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
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
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
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
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
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
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
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
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
則聽言易也伏惟　陛下仁聖寬慈躬覆勤儉樂聞諫
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
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
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
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
相文彦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
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

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下有新作呂誨一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　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狥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

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　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論修河第一狀

臣竊見　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動一作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蒼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間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

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一無爲字）於災旱（一作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

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幹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而發也茲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　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作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戰作見是此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

人有五一曰不忠於　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苦苟欲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　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　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　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事作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憂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論事諫爭論列指切時病

蘇文忠公

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會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

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
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
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
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
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
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
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
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
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
能勝伏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
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
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
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水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
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水無根則槁燈
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
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
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
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

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踴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禄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

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狠顧　陛下與
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
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
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
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凡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
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
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
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
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
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
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
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
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
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
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

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相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

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
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
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
天下招攜戶口檢責逋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
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
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
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
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
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
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興
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
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
令而從其意令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
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
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
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
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
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
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
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
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
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
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踈豈可便行抑退
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
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
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
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
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
壤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婚田之訟必倍今
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
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川之必用舟
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
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
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

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獨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籍口也古者

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
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
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
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
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
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
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

幸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今
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
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
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
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
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
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
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

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
若自有羸餘何至於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
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
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
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
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
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
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
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

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謂
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
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
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
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
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
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
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

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
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賑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
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
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
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及乃捐王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
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
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
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
下以爲壤常乎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
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
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
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
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
趣刻印及聞酈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
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
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
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狥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　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

俗世有厄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
厄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
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闢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
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
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猒上
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耽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
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
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
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

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
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
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
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
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
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　仁祖之御
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
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
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道德在人風俗知
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肯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

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怀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

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
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
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
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
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
也古者建國使内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
而内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姦臣
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
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
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内重恭惟　祖宗所以預圖而深
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
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
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
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
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
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
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
救内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沒其
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　朝廷清明所

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
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
防　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
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
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
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
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
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
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
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
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
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
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
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
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
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
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刋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會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曼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

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
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
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
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　陛下頷之曰卿所獻
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乆
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惜此而言所以不懼
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
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
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
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
能已卒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仰
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　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
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
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
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
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
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
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

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
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
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
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
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
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
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
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

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
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
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
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垂僻追還使者
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
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
紓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
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
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
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

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猒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　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

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　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遏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

爲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　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

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　陛下多矣不敢復望
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
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
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
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
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
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
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
士衆久役有潰叛之變故百出皆由用兵重於興事首
議之人宜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
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
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
敢復言請爲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
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
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
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

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淩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

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　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賴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咸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　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濾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

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

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
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
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
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
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典士之迹
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
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
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
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
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

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
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
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
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
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
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
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
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
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
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

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文定公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
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
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　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
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　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
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
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
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　陛下視臣志氣
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
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　陛下參
之官吏下爲　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
自惟受恩　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
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
以惑　陛下之聰明也凡皆　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
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　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
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邮費用之廣推明　先
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

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　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　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　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　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　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　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　陛下始一悔矣然而　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　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

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
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
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
爲保甲教閱四者竝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
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　陛下不勝其煩爲之
當宁太息日吳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
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
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
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
而　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匈匈不靖　陛
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　陛下畏之耳不
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
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詰敕以
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
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
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
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勘受屈已築之城隨
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
下罪已之詔投鼠元宰以謝二鄙而　陛下既三悔矣
失此三者方其未悔也　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　陛

下犯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　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　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大變遲而禍小者乎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乎解之憂　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　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　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　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

且臣觀之方今　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　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　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　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

孰與今日之衆　陛下聽覽疲勤孰與今日之多悔恨
自責孰與今日之切　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
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　陛下之本
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　陛下棄即位之本心
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
方今　陛下則亦侮之而不變非　陛下之意
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
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
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
竊痛　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
位之臣持之而不釋　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
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
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
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
之心與睎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
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　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
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
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　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　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

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　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　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竝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　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　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　陛下無一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　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　陛下恨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未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

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　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　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　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暮年而觀之尚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　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　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　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

犯　天威伏俟鈇鉞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觀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感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　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　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

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擢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　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　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温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

腊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　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　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垢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于外安而

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
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
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
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
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
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
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
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
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
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
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
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
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
謂此矣昔　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穨靡之俗將
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說意本非漢唐之君所
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
皆民所不悅及　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
忻慰當此之際　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
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斥

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巨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搖責近臣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　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

自遠矣故臣類　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而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伏臣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以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意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　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

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　朝
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
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
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　朝廷舉事類不審詳
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徒勞之使東移
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　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
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
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　朝廷
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
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　朝廷
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
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
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
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
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
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
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
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爲便
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
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　朝廷欲將賣坊場錢

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應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且借幾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幾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于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　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

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宜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俟誅諸

右論事一皆指陳時病諫爭激切之詞。按二國朝名臣奏議相趙忠定公已萃而成編門分戶析極其詳備學者自當徧覽今獨取六一一而下數家議論文章之尤事繫者載于此餘不能盡取也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論事　從容諷諭泛陳治道

論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文公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

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訣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
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
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
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
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
爲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
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
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
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
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
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
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
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
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
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
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
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横犯
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
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
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

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
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
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
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
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
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
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
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
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
也然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

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
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
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
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
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
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
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
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
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
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

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脩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 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進戒疏

臣竊以爲 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於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

得而違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　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　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　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　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　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　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

熙寧轉對疏

曾子固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總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

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　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　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　陛下之意也　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　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　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志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　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　祖宗（一作宗廟）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

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内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　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　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一作本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

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
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
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治內也言語
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
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
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
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
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一切苟簡溺於流俗
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
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
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
理則天下之以事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
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
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
愈其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敝則至於邪情
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
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
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
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
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

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　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　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　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一作所謂　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　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　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

微必顯以　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
以　陛下之蓄智而積之以至於從（一作縱）心之不踰矩
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
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
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
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
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　陛下之所欲何
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
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
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
（一作志）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譻之士而議論
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其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
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
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
非臣所以事　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
敢言國家之大體惟　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移滄州過闕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
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

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　宋興　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　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　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内版盪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

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幷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錯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一作惟允付畀）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　宋　仁宗　英宗皇帝聰明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　皇考之廟爲　宋　英宗　陛下神聖文武

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
自晩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
所出大氐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
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
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
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
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
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
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
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
詳審反復至於緩固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
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
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
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與
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
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
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
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
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
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

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稟貢以致其摯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袨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坌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　五世　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其耳（耳一無耳字）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

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
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
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
大宋　祖　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　陛下承
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
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
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
世今以時考之則　祖宗神靈固有待於　陛下臣誠
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
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　陛下之屢使
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
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
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
今　陛下履　祖　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
三代所不及則　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　今日
陛下御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
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

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闊達崇侈循之無窮至千一作于
萬世永有法則此　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
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　陛下之所
擇

上初即位論治道代呂申公　蘇文忠公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
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
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
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
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
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
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
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
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
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
如赤子戰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
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
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
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
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

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十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皆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淵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

無不成令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
如是則寧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相靈之
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備員西學已愧空踈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
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
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
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負愧
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
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

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
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
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鼂錯數術之語
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
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
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
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
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
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省費
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遑聲色慎者謂畏天法

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术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於命若　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禄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　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　陛下一覽臣言少留　聖意

天下幸甚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臣等猥以空踈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

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一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論事

議論事宜反覆利害　如救荒議之類

論事

與公卿大夫陳論治道事宜

論事

議論古事得失　如朋黨論之類

論事

辨論古人是非　如賈誼鼂錯論之類

諸老先生

論君道聖學爲一條

論述時政者爲一條

論事

與公卿大夫陳論治道事宜

論事

議論事宜反覆利害　皆效荒議之徵

論事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鄭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右　國朝文章正宗　西山

眞文忠公晚歲所續也宗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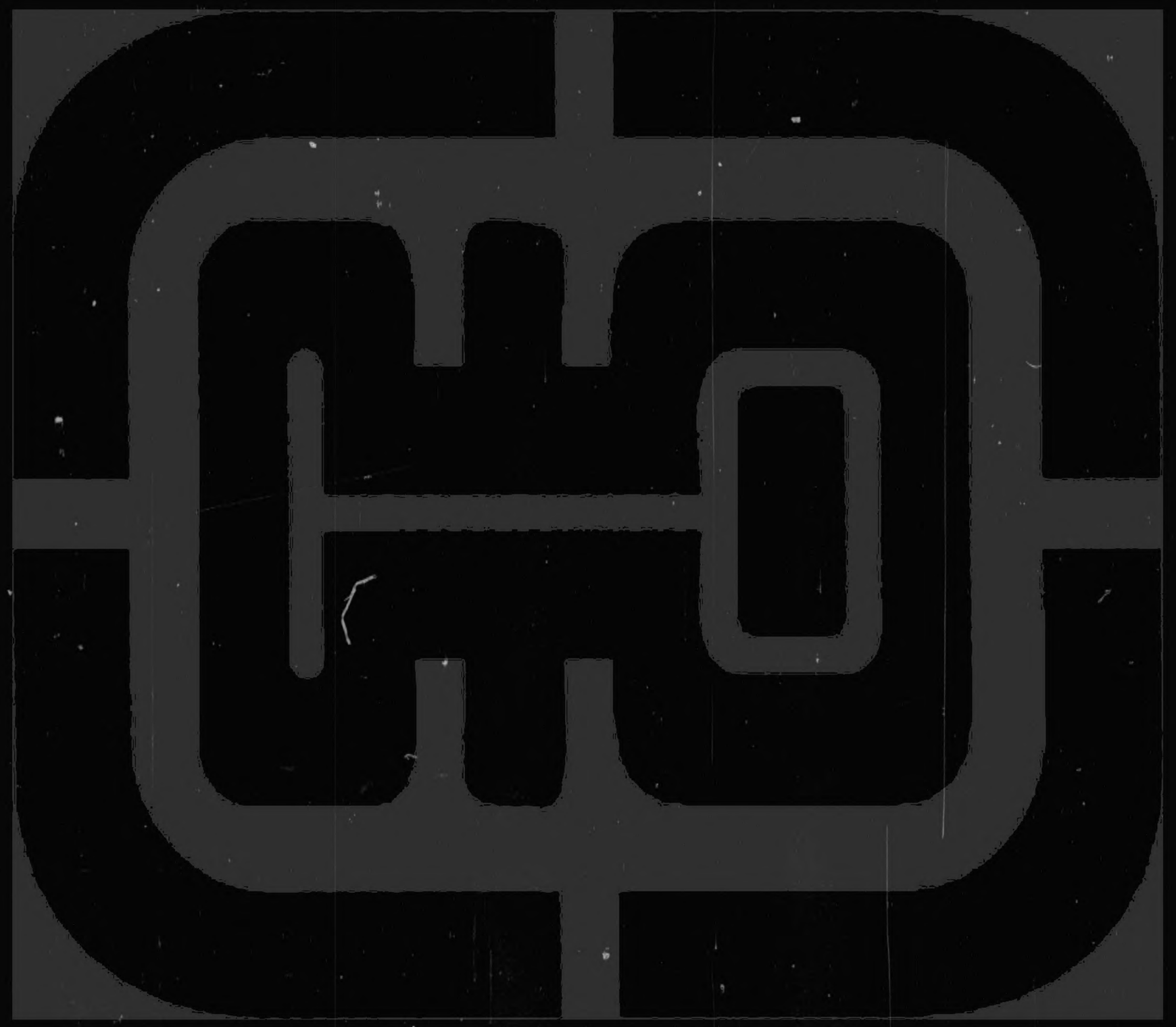
梁公親見公手澤本而錄其

目及文之經標識者澄倚席

栝山與增教鄭君嗇費裒贏

議刊書以惠後學梁公出示

此編如獲拱璧遂定議索諸
集類入之門目次敘間有未
的必反覆繹公初意稍加整
緡校鄭君亦分其勞凡三月
而蒇具又四月而工畢鏤爲

二十卷僅有其目者則虛實
于末一代之文粲然略備或
乃病其非全書夫讀書記寔
同出公手今已流布天下果
全歟朱子嘗脩儀禮而弗
克就迨勉齋黃先生信

齋楊先生然後舊典禮經靡
所不載安知後之君子無成
西山之志者邪咸淳丙寅正
月上日後學金華倪澄拜手
謹識